

· 寄 诗 魂
· 灵 焰
· 落 日 颂
· 无 题 草
· 生产之歌
· 集外辑诗



诗人 翻译家 曹葆华

· 诗歌卷 ·

陈 俐 陈晓春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诗人 翻译家 曹葆华

· 诗歌卷 ·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人、翻译家曹葆华. 诗歌卷 / 陈俐, 陈晓春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458 - 0157 - 6

I. 诗… II. 1. 陈… 2. 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53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091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 多

诗人、翻译家曹葆华

陈俐、陈晓春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4.25 字数 400, 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157 - 6 / I · 56

定价: 45.00 元

序：曹葆华的新诗探索与诗论译介思想

孙玉石

曹葆华是 20 世纪一位颇富才华而又有独特贡献的诗人和翻译家。他是著名的清华校园诗人，参与 1930 年代新月派、现代派诗潮的艺术探索，系统译介 20 世纪欧美现代诗论，至抗战开始后投身革命队伍，此后又一直锲而不舍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诗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他为中国新诗和诗学现代性的发展，为在中国进行先进理论思想的传播，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曹葆华的诗，在丰富多样的格律诗框架里，延续郭沫若的新诗浪漫主义传统，逐渐由袒露豪放转向隐藏深潜一路发展。他先后出版了《寄诗魂》（1930 年 12 月）、《灵焰》（1932 年 11 月）、《落日颂》（1932 年 11 月）和《无题草》（1937 年 5 月）等诗集。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他主编《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除刊登自己和卞之琳、何其芳、李健吾、陈敬容等人诗作外，还发表了自己系统翻译介绍叶芝、瓦雷里、莫锐、T. S. 艾略特、瑞恰慈等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对于 20 世纪 30 年

代东西诗学的沟通、新诗理论现代性的构建发展，作出了永久值得纪念的贡献。1930年前后，他开始在《新月》、《诗刊》、《学文》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和译作，与卞之琳、林徽因、宗白华、孙洵侯等一起，被称为是《诗刊》群体中“新加入的朋友”^①。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抗战爆发之前，曹葆华加入了蓬勃崛起的现代派诗潮，在戴望舒、梁宗岱、冯至、孙大雨、卞之琳主编的《新诗》及其他刊物上发表“无题”诗作，他的最负盛名的诗集《无题草》，收入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于1937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曹葆华的诗歌才华当时就颇得师友的肯定。闻一多读了《清华周刊》上的长诗《寄诗魂》后说：“大抵尊作归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②写诗后不到半年，他“对于自己创作的能力，起了绝大的怀疑”，正于痛苦徘徊时，诗人朱湘自安徽来信说，读到他在《清华周刊》上的诗，感觉“不同凡响”。当朱湘读到曹葆华更多诗作后又复信说：“你的诗我已读过了，我觉得有许多首是很可爱的”，信中举例肯定了一些诗的长处，如《问》的“描写

① 徐志摩：《前言》，1931年4月20日《诗刊》第2期。

② 闻一多致曹葆华信，1931年3月30日《清华大学校刊》第278号。

确切”，《当春光重返人间》、《十四行》的“情调丰富”，《诗人之歌》的“譬喻精当”，《她这一点头》的“章法新颖”，《给——》“用一种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了出来”等等。朱湘认为，“现在的新诗，有一部分是感伤作用的，这便不算镇静；还有一部分是囿于自我的，这便不算全盘”。曹葆华的《呼祷》一诗“能够透彻的来观察全盘的人生”，乃是“全集中压卷的一篇诗”，“有一种征兆，可以因之预测你将来若能得到充分的材料，一定会创造出一些伟大的诗来”。^①李长之 1933 年发表关于诗集《落日颂》的评论，肯定曹葆华诗艺术表现上具有“一贯的气魄”，“深而有力的沉重的落笔”，“巧妙的比喻”和“优美的想象”。诗里充满了对于炽热理想的追求和对于现实作梗的愤激。李长之用“忠实是诗的生命”来观照曹葆华的为人为诗：“比诗的内容还根本的，是作诗的态度。惟有忠实作人的人，才能忠实作诗。在这一点上，我友曹葆华已经做到了”。他总在“歌唱幻想的破灭和现实的作梗”，“他像一块屹然的没有空隙的大石。你一见他，就有种诚实无伪的印象。他作诗，更是再认真没有了，他不但曾几戏地执过笔，以后也永不，而且决不几戏地写半个字。现在

^① 见曹葆华《寄诗魂》序引朱湘信，北平振东印书馆，1930 年 12 月。

他以诗为生命，活着就为诗。”^①当时评说中也有不尽相同的声音。吴组缃曾以自省精神批评清华校园文风“走向纤弱趣味的一方面”，“朱保雄君林庚君余冠英君李家雁君的诗，似乎都有点晚唐气派，词则像花间一派。萧涤非霍世休郝御风诸君的诗词稍较雄健，但其新诗则又似乎有点太重形式，我要瞎说一句，恐怕受了《诗刊》的影响……至于曹葆华君的新诗，李健吾君的小说，自然又当别论。但二君的东西我见得颇少，依我脑袋里模糊的印象而言，曹君的诗，虽篇中不少伟大的字句，我终觉得内容空虚，或竟是‘灵魂的空虚’。但像曹李二君的作风在园内究竟是例外”。^②透过这些原初的文字，可能帮助我们走近那段充满苦闷与艰辛的历史，触摸曹葆华诗里所呈现的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

从诗集《寄诗魂》（诗集《灵焰》基本是《寄诗魂》的浓缩版），经过《落日颂》，到《无题草》，曹葆华确以他忠实于理想渴求和真诚人格的灵魂，抒写了对于人类的真诚大爱，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热忱关切，对于个人美好爱情的珍贵凝想，对于光明合理人生理想的炽热追求，对于现实社会诸多黑暗残忍的愤怒抗争和诅咒。诗里面豪放阔大与空泛呼喊并存，幼稚单纯与真诚人格同

① 李长之：《落日颂》，1933年4月5日《清华周刊》第39卷第4期。

② 吴组缃：《谈谈清华的文风》，1931年11月21日《清华周刊》副刊第36卷第3期。

在。炽热的激情呼喊里也掩盖着某种程度“内容的空虚”。思考一下其原因,大约是与诗人真诚怀有充满正义的光明理想,年轻人如火的热情,却缺乏对于更广大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了解体验之间的矛盾有关。他还不能突破校园和知识分子生活圈子的限囿,但又不愿陷入“纤弱趣味”一路,便在郭沫若与徐志摩抒情艺术之间游弋吸吮,寻找到一种以整饬韵律节奏外形吐露自由奔放想象结合的抒情之路。因此,他的诗里,多的是青春爱情的热烈歌唱,灵魂饥荒的寂寞喊叫,赞美叛逆自由的声音,黑暗惨苦现实社会的诅咒,故乡美好童年的眷恋,远离故乡的寂寞思念和献身理想的誓言。诗人与郭沫若为同乡,对这位前辈的“大诗”抱有崇拜的心情,自己创作中便深受郭沫若叛逆与浪漫融为一体的诗风影响,真情中溢满奔放,铿锵里多露豪情。《寄诗魂》中有两首诗,是闻郭沫若罹难的讹传而写的,其中一首题为《悼——敬献于沫若先生之灵》。此诗写于1930年,末尾记云:“今日翻阅报纸,见沫若先生在上海遇难消息,不胜悲愤,因写此诗,不过中国报章的新闻屡常失实,希望此次亦复如是,我的诗只成一时感情的痕迹而已。”讹报谣言唤起的是诗人实有的真情。诗中这样痛呼:“呵!沫若先生!你请安居天堂,/我不信黑暗的人间永无光亮!/天大的冰山有太阳消融,/遍地的野草有红火烧葬;/大陆若不会沉入海洋,/平等的歌终能够普天同唱;/那杀人吃人的虎豹豺狼,/明晃晃的

钢刀岂肯容放!/?你待看二十年后的世界,/再不会如此惨白如此凄凉!”“你不知我幼年居留故乡,/血液中贮满冲天的反抗;/常站立郊野向天呼嚷,/人不自由不如山圈里的牛羊。/有时我愿望肩生双翼,/一翅飞越山峡的峦嶂;/周览五岳摩天的惊奇,/赞赏茫茫海天的雄壮;/口中倾吐出自由的欢歌,/使浩大的穹苍布满歌声的悠扬。”但此时的社会现实毕竟已与郭沫若《女神》所处时代不同,“凤凰涅槃”式浪漫主义的呼声须与暗夜如磐的现实生活坚实的结合,才能给诗的抒情赋予更坚实的内涵。曹葆华狭窄的校园生活天地,限制了他抒情的题材与视野。历史处境又不允许再抒发《女神》那样叛逆的呼喊。他的浪漫主义抗争只能转向内在心灵的苦闷挣扎,避免了校园文艺的“纤弱趣味”,却缺乏厚重的苦难社会生活实感。让人感到激昂豪放中某种浮泛与“空虚”,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那些充满浪漫情感豪放风格的诗中,读出不少留给后人关于时代激情与愤然抗争内在蕴含的那些无边遐想,那些给人想象中的现实影子。在带有心灵自述性质的《献》这首诗里,抒写美丽幻想破灭,思念家乡的刻骨铭心,放弃虚妄幻想,为理想抗争的灵魂自省:“因此我觉悟心灵的癫狂,/未认清人生正大的方向,/忽视了历史进展的轨道,/不曾见时代潮流的波浪;/我只是驰放浪漫的灵魂,/在虚茫的空间东冲西撞,

/我仅凭借着缥缈的幻想，/飞出天外把快乐寻访；/我思想未曾走入人群，/看见世界中真确的景象；//呵，那知我世上举目一望，/四方又只是凄惨的景况；/少年人在日下直流血汗，/寒冷的夜里未穿着衣裳；/老年人沟壑中啜饮污水，/颠倒风沙里辨不清路向；/茅屋内充满儿童的悲啼，/终日终夜未得着饭尝，/妇女们个个眼流血泪，/跪拜在阶下祈求上苍……于是我热血在四肢膨胀，/心中顿起喧天的繁嚷，/幽闭的意志逃入云霄，/已往的玄想绝了方向；/我不能再唱神秘的歌词，/把个人的欢乐织成花样，/我不愿独处幻想的世界，/将有用的时光掷入虚茫，/我只想利用健强的生命，/为着大众把幸福增长。”“呵，母亲，现在东方快爬起太阳，/远处的雄鸡已开始叫唱，/我眼中喷吐赤红的火焰，/微弱的心颤仍剧烈的跳荡；/我快要踏上革命的战阵，/把满腔的热血洒滴地上，/为着时代严重的要求，/将零落的骸骨遣散他乡，/我请你以后莫把我思念，/空使眼泪常常浸湿了衣裳。”又如《呼祷》诗里诉说自己灵魂的失望、悲怆与觉醒：“地上没有绮丽的形影，/天空中也不见光华灿烂。/生命道上满是灰尘沙砾，/遥远处只觉阴森惨淡；/悲叹愁哭，像是凄风吹拂，/撞入耳里，使人心惊胆寒。/迷茫里我像见死尸遍布山野，/平坦的郊原有血光泛滥。/我见此凶恶离奇的景象，/心灵震动，不禁得高声哭喊。”《马》算是少见的由直泻抒怀变为赋形咏物的一篇作品，看似消极叹息中见出内心的愤懑：“从

前我是雄骏的驹马，/两眼展放五彩的光霞，/万缕青烟缭绕着四脚，/口发雷霆把山河叱咤。/我曾想一日走遍天下，/能东起黄海西到流沙，/飞腾上天空俯看世界，/显出万古独有的豪华。//现在我不料变成驽骀，/胸中储藏满天的悲哀，/站立在风中不住颤抖，/露天下又怕红日高洒。/我只想背上卸下负载，/终日独处在荒远山外，/瞧着时光从身边掠过，/悄悄地引我走入坟台。”这些诗里，有强烈的现实情怀，苦难社会的影子，激越抗争的声音，但确实也均多空泛抒发而少生活的深厚感。

诗集中三首长诗《寄诗魂》、《再寄诗魂》、《又寄诗魂》，是曹葆华这样诗风的代表。诗人以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豪放，想象奔驰的宏大气势，纷繁驳杂甚至怪异恐怖的意象，淋漓尽致地抒写自己生命悲剧的叩问，灵魂战栗的呼唤，抗争现实的愤懑，精神超越的渴望。诗里溢满屈原《离骚》式的无望与悲愤。“呵！伟大的诗魂，听我哀恳，/请施舍上帝悲天的慈悯，/垂顾我一腔赤红的热血，/救护这奄奄待毙的生命；/免得大地满布着磷火，/上下八荒有雷霆轰震，/我还用双手擒住眼泪，/蓬发垢面大声哭向着天庭。”比较起来，较后的《又寄诗魂》，在现实绝望的悲壮诡异，血泪呼喊中，更多了一些自然美丽和谐的理想赞歌色彩。“呵，诗魂，你知我保持灵魂的伟大，/固守生命圣洁的光彩，/我不敢遽离清幽的境地，/走到那繁华喧嚷的世界”，渴求“诗魂”赐予“我只

是敞开宽大的衣襟，/投入大自然美丽的胸怀”，其实这同样是绝望中无奈的呼唤：“呵！诗魂，我已舍弃旧梦的缠绵，踏熄往日希望的火焰，/只愿人人在苍茫的宇宙，/能够享受生命无尚的美艳；/你快给予我哀世的同情，/将欢娱的光彩投入人间，/免得我捧着赤红的心儿，/不见理想的旗帜在空中飘旋。”

曹葆华诗很多以爱为题材，抒写浪漫爱情的欢悦和失望的痛苦。这里有年轻人真实爱情追求和收获的体悟感受，但也有如朱自清谈徐志摩等人诗时所说的那种“理想的爱情”的抒写，即以爱情的外衣寄托诉说的理想。李长之的批评文章里说：“诗人追求的理想，具体地作为诗人的追求的对象，乃是女人的爱。可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者追求女人的爱的一件事，实在不过是追求理想的一种表现。女人的爱的幻灭，因而也就是理想的幻灭。”

“女人是曾作过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之象征的，现在大自然又作为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之象征了。”“总观曹葆华的情绪的变化是这样，先抱了理想，追求象征化了的理想——女人，由于爱情的失望，惹起理想的失望，苦闷之中，又抓到了诗。现在他就抱了追求从前的理想似的，追求爱情似的，竭全生命之力追求诗。”^①

① 李长之：《落日颂》（书评），1933年4月5日《清华周刊》第39卷第4期。

我喜欢诗集《落日颂》里那首《告诉你》，它以首行前三字为题，实为一首“无题”诗。它明显受闻一多的长诗《奇迹》的影响。诗里写自己理想无法实现时灵魂极端饥饿的狂想与呼喊。比起他那些抒发个人爱情的诗来，情感更为舒朗豪放，尽情吐露隐秘的心声，情感表达得也很自然，更近于口语，多散文化长句，多夸张比喻，驰骋想象力，不吝用许多阔大鲜明而闪光刺眼的意象，将情感书写得更为沉实，厚重，凝练。他无法实现的幻想破灭后，决不为一点诱惑低头的倔强，拒绝灵魂接受各种廉价叫卖与悲悯施舍。诗的结尾，是这样痛苦决绝与灵魂坚守的心境：

现在我苦痛极了，没方法
制止灵魂的呼叫；虽然我还把歌儿高挂在
惨白的唇边，在瘦脸上画着迷迷的微笑。
我现在真愿原始的洪水涨到人间，遍山
遍野都有烈火的焚烧，地球翻一个大筋斗，
宇宙突然崩溃，日月星辰各向四方奔逃。
我自己乐得个痛快的死，忘却这一世
曾遭遇生命的穷困，常把眼泪当作水吞，
反欺骗着灵魂，说在苦难里能发见人生
无上的奇妙。

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顽梗,我的
狂妄,我是全为着灵魂的饥饿不能不这样。

朱自清在日记中曾有如此记载:“下午读曹葆华《落日颂》,觉不似旧作之浮薄。虽无如《寄诗魂》之长篇巨制,其诗亦不尽谈爱情,只求灵魂自由纯洁,天真之保持,憎恶现实之虚伪,宁藏于死与黑暗之中,诗所用材料,不外天空与山林,殊有专一之嫌;不只徐中舒所举一端而已。《灵焰》乃《寄诗魂》改编者,仍以《寄诗魂》二作为佳,余多铿锵之调,无多深味。”^①这些只写给自己看的褒贬评说,是符合诗集《落日颂》的实际情况的。

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5月出版的《无题草》,是曹葆华引人瞩目的另一部诗集。诗情内涵,依然书写他作为“一个午夜的寻梦者”无法逃避荒凉古城和黑暗现实的绝望。^②荒诞不经中隐藏真情,怪异恐怖中诉说抗争。诗里许多这样意象:“死去的太阳”,“凌乱的鬼影”,“血淋淋的人头”,“千百重古墓门”,“迷路的幽魂”,“一堆堆的荒冢”,“灵魂孤寂的影子”,“坟洞里凶恶的

① 1933年5月17日《日记》,《朱自清文集》第9卷第22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② 曹葆华《无题草》第四辑之五,《无题草》第85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5月出版。

巨蛇”等等，于怪诞恐怖意象背后，淋漓尽致地抒发一个“寻梦者”渴望时代光明与诅咒现实黑暗的襟怀，个人孤寂与内心抗争的心灵踪迹。诗歌形式也渐由过于整齐格律，变为诗句伸缩自如，外在仍看似整齐，内里却由许多短行与散文化诗句构成；诗情传达上，流畅浪漫情怀的直呼逐渐走向意义不定的意象的暗示，艺术锤炼、蕴蓄、坚硬的追求更加明显了。

曹葆华的“无题”诗中确有不少艺术佳作，能于隐晦与新奇的意象中，涌动一个青年觉醒者抗争进取的磅礴激情。如《无题草》第一辑之七：“一道巉崖/经过了万年风雨/早没有眼泪/更不恋想/五月晚天的颜色//是你的手指/敲开古远的天空/吹来一缕清风/泛起秋梦里/一片苍茫的微笑//只怕有一天/黑云从天外爬起/隔断了山河/又得背向着人间/在冷风里屹立”。饱经摧残的“巉崖”意象，蕴含诗人面对人间乌云冷风袭击傲然屹立人格的赞美，其誓死抗争绝望，阔大坚忍，肃然挺拔的襟怀和精神，给人一种震撼力。发表于《文学季刊》上的《无题》第二辑之八：“千重门外涌起了轻雷/畸零人榻上睁开梦眼/(谁的敕令，谁的法力)/万古战争霎时间歇止/留下黑蚁在脚下爬动//莫向破壁上观看山河/原始的洪水正泛滥着/怎忍听母唤儿/儿叫爹/回来，蜘蛛网拦着门/枕边已没有当日的梦/只剩下堂上一掬尘土/——留给远代人来发掘”。自梦中醒来而无所归依的“畸零人”，应是

诗人自己。他为古今连绵不断的现实战乱打破了迷蒙的酣梦，目见耳闻战争与灾荒中无家可归民众的痛苦呼号，故园残败荒芜的惨相，在此种种悲剧的冲击下，自己放弃了“白日梦”，发出灵魂警醒的呼叫。似咏史叹旧，又如梦似真，模糊中掩映着当下人生真实苦难的影子。历史感慨与现实关怀交织在一幅贴近现实却隐藏深曲的画面中。另一首《无题草》第二辑之一〇，于朦胧恍恍意象中寄托更深的蕴含：“一石击破了水中天地/头上忽飘来几只白鸽/一茎羽毛，两道长虹/万里外有人正沉思着/是梦，是晓星陨落天边//拾起影子再走入重门/千万个洪雷脚下停歇/半撮黄土，两行清泪/古崖上闪出朱红的名字/衰老的灵魂跪地哭泣”。诗里的“水中天”、“白鸽”、“两道长虹”，均为暗示梦醒后幻灭失落的象征意象。美破灭失落的“梦醒者”，万里之外的“沉思者”，指诗人自己。闪出朱红名字的“古崖”，跪地哭泣的“衰老的灵魂”，这些闪烁暗示性的意象里，也可以读出这样的诗人自己：一切美好的幻梦破灭后，跃动着的一颗与永远绝望抗争的愤激的心。

从这本诗集中，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取向：诗人更注意带有象征性新颖意象的创造，尽量模糊意象表层的浅显意义，追求朦胧中暗示传达诗情的隐藏效果。这成为许多《无题》诗艺术探索的一种拓进。这是《无题草》第四辑之九：

畸零人坐在藤椅上/看黄沙吮舔着破窗纸/像小猫，三只，
四只/没有白布扯起长桥/搭上万里外的高标山/看山下黄发
小儿童/捧起了大半锭白银/正望着云天凄然欲哭//恍惚滴下
两颗冷泪/凝成了重重的火山/延烧到遥远的星球上/经过了
一千年，两千年/天使们交叉着翅膀/飞过滔滔不息的天河/也
低着头不敢窥视/呵，一股冷风忽然吹起//吹闭了沉重的眼
皮/仿佛有一轮骡车走过/乘载着自己的灵魂/驶入不知名的
黑洞/一面呻吟，一面咽泣/惊起了死去的太阳/圆睁着血红的
巨眼/从灰雾中吼叫着滚来//(开灯了，刚好七点钟)

诗里写一个“畸零人”黄昏时静坐屋中的感觉和幻象。冷风吹起，
黄沙扑窗，一段幻象传说中的凄然伤感景象，两颗冷泪凝成火山燃
烧。惊恐得连天使们也不敢窥视遥远星球上这火山的燃烧，越天
河飞去。冷风吹着尚未醒来的梦境中，仿佛自己的灵魂也被骡车
载着，驶入死亡的“黑洞”，哭泣而呻吟。《无题草》第二辑之一
一，通过梦境中和醒来之后一些意象，喟叹面对荒凉与无望，一颗
“高傲的灵魂”发出的沉痛呼唤。《无题草》第二辑之一三，写欲
逃离现实寂寞，渴望海外仙山生活，却痛苦于自己的绝望与苍老：
“中年白发更稀少了/飘落在地上铮然有声/多少日子哭泣走过
/独在荒凉的角落里/砌造自己灰色的墓碑”。《无题草》第二辑